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鴻慶居士集卷二十七八

詳校官右中允臣薩敏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徐立綱

謄錄監生臣孫同珍

鴻慶居士集卷二十七

宋　孫覿　撰

劄子

侍御史論太學諸生伏闕劄子

臣伏見敵人擁萬騎入朔方跨大河直抵京闕忽睹神州陝區金城湯池之高且大也斂兵不動遣使議和將相大臣盡量彼此之勢匆亟匆徐示以閒暇使之疑懼有虎口

之虞壓以重兵不戰而威之使去此萬全之上計也忽傳李綱劫寨之敗上驚朝聽下駭羣情爲之柰何綱本書生素不知戰力小圖大挑發兵禍以帷幄之臣行穿窬之謀以王者之師爲攻劫之計藉令出其不意偶獲小利猶爲怒敵以誤朝廷而狂率無謀漏言於旬日之先提數千兵以入空寨盡驅而納諸陷中無一存者九重帝居宗廟社稷所在而僥倖於一擲滔天之罪車裂以狥死有餘誅方從薄罰而太學諸生陳東等聚衆伏闕鼓倡羣小妄謂宰相陰

有異謀開關延敵欲起李綱復還兵柄俄頃間嘯聚數萬撾登聞鼓呼聲動地手擲瓦礫徂擊大臣屠裂中貴人流血滿道天子震驚與之召還李綱然後解去自衰亂板蕩大壞書傳所載未有如此之甚者也唐德宗除國子司業陽城為道州刺史太學諸生詣闕請留夫城者道德文行一世標表常率諫官合攻裴延齡不得為宰相名震天下諸生請留以為師範朝廷所當從從之是衆為政也太學者賢士之關禮義之從出也朝廷重

建師儒營宮室豐餼廩以養士祭酒司業以率其屬博士掌訓導正禄掌矩規恩禮深厚教法明具士當洗心易慮以承上之休德陳東等乃幸天下有大變蔑視官司不告而出怙衆興訛辱詆朝廷朋比罪人迫脅君父肆行殺戮遂至大亂而李綱不知羞愧尚戴其面立於朝端東安坐學宮洋洋自若失今不治他日必有握兵之臣刦制天子武夫悍卒戕害將帥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以衆暴寡必自兹矣臣承乏國子司業時童貫

脩建武學落成矣陳東為教諭議率同列獻書童貫請車駕臨幸其中有不從者遂至讙譁臣聞之曰武學落成何與太學之事頃者乘輿幸太學而武學生例被恩此東所以建獻書之議葢東狂生不分寛其志止欲圖尺寸之柄倡狂不已以至稱亂今雖未即典刑當具申學法屏之遠方使終身不齒為多士之戒無令復為惡以階禍亂天下幸甚

中書舍人上殿劄子

臣蒙恩台還不勝區區憂國之心以謂新宰相當國北方邊事必有一定之論起居郎胡交脩為臣言北使王芮奏事殿上請割三關之地時交脩侍立親聞其語芮曰今日得三關明日旋師去矣如朝廷不許則相國自河東來屯兵南郊園城之西南皇子郎君自河北來屯兵北郊圍城之東北未論攻城由京畿五百里外燔燒蕩盡使鳥鵲不能過也芮退上問宰相唐恪三關葢如何恪曰不予則必來予之臣不能保其不來三問三對

如此上赫怒曰卿是宰相何不决此議恪對如初臣太息而言曰方强敵怙衆昧於一來仰見中國之盛大四方勤王之師日至將相持重嚴兵固壘斷抄掠之路不出一伎示以形勢俾莫吾測與之講可以萬全夫何行營大臣狂謀謬算出於刼寨一敗塗地傳笑四方而後人敢輕視朝廷始欲割三關以要吾君宰相既知其必來矣來則何以待之臣聞戰國時齊韓魏共攻秦於函谷關求出楚懷王秦王謂樓緩曰三國之兵深矣寡人

欲割河東而講緩曰河東大費也免於國患大利也此父兄之任也王乃召公子池而問焉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割河東而講必曰惜矣三國且去吾失三城此講之悔也王不講三國入函谷咸陽必危又必曰惜矣吾愛三城而不講此又不講之悔也王曰均吾悔也寧亡三城而悔無危咸陽而悔也遂與魏封陵與韓武遂以和夫秦居戰國最號强雄尚割河東以紓一時之急其後席累世之富選將擇士白起蒙恬王翦之徒起而

用事遂併吞六國而有天下所貴因敗為功轉禍為福
其權正在此也今之三關河朔重地舉而棄之則京師
無藩蘺之衛陛下不得一日高枕而臥矣狂士刼寨誤
國至此豈不痛哉今京師無大嶽三塗崤函之固獨恃
一河耳防河將吏望見兵草獸駭鳥散不知所在大臣
依違畏棄地之責將帥駑下無干城禦侮之功萬一敵
人舉國而來屯兵城下如有王芮之說臣恐社稷之憂
不止三關而已也寇益深矣陛下當權禍福輕重獨斷

而行之寧失三城無使咸陽危而悔也臣丞乏侍御史首論諸生伏闕鼓倡羣小以脅君父又論大將趣寨激怒强敵以誤朝廷計拙言狂得罪去國今蒙陛下召歸西省俾贊書命不勝區區憂國之心又建割棄三關之議上拂聖心下違衆論可謂不知量矣秦王議割三城樓緩不肯對公子池亦操講不講之說使王自擇如臣螻蟻之命直言無所回隠其為狂愚死有餘矣

崇政殿集衆官議合不合棄三鎮劄子

臣聞蝮蠚手則斬手蠚足則斬足何者為害於身也邊釁驟興秉中原久安無備傾國而至當順而撫之以幸無事而刼寨之臣狂猲妄作挑發兵禍以遺國家手足之害陛下當亟為去之去之不果為心腹之患必矣方北馬南下經河朔二千餘里所過州縣無一人一騎北向發一矢以抗其鋒者設欲據大河為限孰能禦之其欲得三關者猶以故地為名耳然紹聖用事者仇復元祐諸臣以棄地之罪削除名籍投竄嶺海禁錮子孫累

赦不宥可謂酷矣今自大臣侍從與搢紳士大夫之衆非不知三關之地不得不予也非不知予三關之地可以款兵而紓禍也而元祐覆轍在前孰肯復出為國家安危之慮以蹈異日之悔莫若卷舌不言自為計耳臣獨何人首倡此議蓋區區之意以為割已之地彼當退聽兩國休兵得歲月之頃扶顛持危以強國勢選將厲兵以固邊圉與夫撥亂可以復古建中興之業未為失也倘以失三鎮為悔追責有義之臣論為城旦投之窮

裔臣甘如薺不敢辭也臣又聞擇禍莫若輕擇福莫若重今日之事有禍無福河北寢陵與河南孰重三鎮之地與京師孰重陛下知所輕重判然不疑則當急去手足之害無重心腹之累矣

中書舍後省論胡舜陟不合令分析狀

今月日本省送到侍御史胡舜陟奏乞遷都奉聖旨令舜陟分析臣伏見舜陟實有區區愛君憂國之誠心而辭不達不足以感動聖聽臣詳味其言推原其用意葢

謀臣議士先見之明為宗廟社稷萬全之計不可不察
也今春斡离不推衆數萬長驅而至陛下疆圉之臣州
縣之吏防河之兵望風逃散無一人致忠效命與之校
者遂至京師如踐無人之境劫寨之敗一軍盡覆將官
姚平仲跨一駿騾遁去蓋彼誠不料堂堂中國之大而
技止於此也今聞斡里雅布由河北尼雅滿由河東舉
國大入以臣料之士馬之衆必數倍於前日陛下宿將
如种師道已病亡种師中為許翰以逼留督戰日受三

四檄不堪其辱赴敵而死太原之圍李綱屯兵於懷州千餘里外不能救亦已陷沒李彌大妄殺立威誅勝絕統正官張師正一軍反側散去為盜山東淮南兩路為之騷然臣承乏直學士院被旨撰祝冊禱河神望其冬三月河流不氷復有獻計者宜聯數百艘宿火其中可謂兒戲而郭京者獻六甲法欺罔朝廷尤為妖妄臣在都堂客次適與京遇因問京曰學士院中書後省街司十數輩盡投六甲兵法去矣此市井小兒豈堪戰耶京曰只

要拾蕃人頭耳臣又問曰誰斬蕃人而使此輩拾其頭耶京不答而慍怒發赤是時翰林學士吳幵給事中安扶中書舍人杼會李擢在堂聞京之說相視太息而大臣又論奏侍從官妄議沮軍悉差登城分守四壁朝廷所以備敵者設施措置之方如此則舜陟建遷都之議不為過矣今有千金之子聞一逸賊入境左提妻右挈子羣趨疾走以紓一旦倉卒之變而不復顧其家況今之勢彼以百戰百勝虎狼之師鼓行而進無禦其前退

無躡其後乃欲禱祀鬼神尊信妖妄使萬乘之尊端坐九重以須其來危孰甚焉萬一有如王芮之言兩軍既至王城外州縣聚落燔燒五百里埽蕩一空則孤城巋然獨存亦何以為國昔者太王不忍鬬其民避狄去岐百姓歸仁文武之興子孫傳世八百餘載伏望陛下審彼已奮神斷視強敵之勢方張如彼而朝廷禦戎之備如此不憚旬日之勞徙建別京圖萬全之策如舜陟之議特賜開納天下幸甚

講筵乞讀范祖禹唐鑑劄子

臣聞人主無職事惟辨君子小人而進退之則人主之職也然君子小人不可以並進於朝譬之氷炭同處一器必至交爭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含怒忍恥千岐萬轍窺伺便利以求必勝一日得志遂肆毒於善良三陰在内其卦為否禍亂之原不可不察通英進讀資治通鑑上起戰國下終五代千三百餘年聖主賢臣暴君汙吏是非得失之迹治亂興壞之

端蓋數十萬言而文辭浩繁進讀有時一日萬幾終不能徧臣竊見故翰林學士范祖禹撰唐鑑一書專論唐三百年君子小人善惡之辨唐之所以興以君子其所以廢以小人著之簡篇炳然在目其言曰我不可不監於有夏亦不可不監於有商故周之王以夏商為監今所宜監莫近于唐凡三百六十篇離為十二卷元勲盛德亂臣賊子忠邪賢佞如指東西如分黑白開卷了然陛下即政之初博延儒學之臣日侍帷幄朝夕納誨以

輔聖質之明與其論事於未然孰若接已然之狀與其考言於未試孰若視已試之迹臣愚欲望聖慈每御邇英詔左右之臣進讀唐鑑一二篇不出歲年可見唐室廢興之由盡出於君子小人用舍之際善為可法惡為可戒必能補聖政之萬一

上何丞相劄子

某承乏侍御史適遇勍敵稱兵犯闕朝廷憤然方議討除某累奏言講和之利太學諸生陳東等嘯聚羣小伏

闕下請用李綱某疏論以為怙衆作亂不可長王黼以
誤國戮死而㐌蔡京歸賜第某又論蔡京稱誅合行貶
竄吳丞相大怒以某妄論伏闕罷侍御史責守和州纔
數月吳相亦以黨蔽蔡氏罷去某蒙恩㐌歸西省遂賛
書命又會北使王㓉請三關故地奏事殿上言辭不遜
唐丞相操兩可依違不決某疏言三關雖河朔重地事
急矣且斷然去紓一時之急以俟後圖唐丞相復大怒
令守城東壁某非病狂喪心者既觸吳相李棁之怒得

罪去矣今又忤唐丞相斥守東壁以人情計之豈所願欲也哉然自古中外之勢迭相盛衰時方厭兵則講和好夫豈其情㪅不得已耳漢高帝平城之恥吕太后嫚書之辱豈不能一戰終不肯以一朝之忿遺子孫數世之憂寧含垢忍恥置之度外而不與校今彼既乘百戰百勝之威進薄城下無所忌憚設有良將精兵可以角勝而宗廟社稷所在譬猶隋珠彈雀未可輕動又況無將兵乃張空拳以搏數十萬虎狼之衆某區區進和戎之

議不爲過矣蔡京當國二十餘年以紹述先政刼持上下元臣故老屏棄殆盡交結閹寺汲引羣邪罔上欺君窮奢極侈綱紀蕩然公私空匱一時得位者更相視効以階禍變而吴相方欲名還賜第以爲謀主臺諫烏得無言陳東伏闕名亂其事已見内之京師百姓殺統制官辛康宗外之福建軍士殺帥守柳亭俊堂陛陵夷難乎其爲上矣今者粘罕圍西南斡离不圍東北王芮之言又驗矣某之意蓋欲權禍福之輕重捐三關以爲疑

兵之計何足深罪而斥守東壁方天下晏安無事之時侍從官犯忤宰相小者褫官奪職投棄散地大者除名削籍流竄嶺海而宰相安坐廟堂囙自若也某事朝廷十年以文字為官守言語為職業一言逆耳令冒矢石抗强冦於城陴之上設有敗事某不過一死而唐丞相亦欲如曩時諸公安坐廟堂取一快之適哉是亦不思也辛康宗既死有旨犒賞軍士有司方詣左藏庫支請未至而唐丞相以某不時支散奪三官為承務郎意欲

嫁怨使某復爲一辛康宗豈不太甚矣乎今自知不任
釋位而去非相公外有禦戎之長策内有保國之遠圖
必不肯與之任莫大之職責於此時也某以眇然一書
生豈可使駕御羣縣守衛城壁相公盍責以勇悍之將
諸練軍政者使某受代而去不然一旦誤事非某一人
之休戚也

二

某據大學齋僕甲頭狀稱本學秀才五六十人手持白

棒趕逐巡更齋僕云是奸細各出門去我自巡獲當夜打開韞玉齋封鎖擅搬出官米二百餘石今根尋夜盡在諸齋未曾匀動乞申朝廷差官拘收入食免致將來虛負罪責某諭令且去朝廷多事方應付軍前事定月理會數十人者羅并於廷曰本學秀才聚衆伏闕恐嚇官家罵詈宰相手殺數員內貴更無世界朝廷方降詔書奬諭令搬出官米糶賣已盡他日必定誣誑齋僕偷出朝廷主張秀才將某等流配三千里外鬻賣男女陪償

不了某曰與汝刋送監照會於是又拜曰今將齋僕二三十人分在監西門大學門律樂把截門不放升斗米出去須待拘收入官方得向後安穩無事某聽其説雖有理而無以處遂攜狀呈相公併狀首一人令面覆相公亦未有所處而孫樞密適至相公出其所訴狀示之樞密公曰秀才便偷米只是齋僕偷了相公與某相視矍然果如小人所料某曰秀才齋僕高下固有間秀才攘米令齋僕任盜賊之罪乎樞密公笑不言良久引去

某竊謂君子小人不可以名求之古之賢者亦有出於販賣小夫農工走卒之中而儒生學士世所以望為君子或放肆不軌小民之所不若唐六館之士豈盡賢者朱泚之亂一何蕃叱之無一人受汙今太學諸生豈盡不肖一為陳東所誘遂相朋為亂某時任言責極論東伏闕之害以為朝廷以李綱故未即典刑盡且用學法屏之遠方以厲其餘而聖旨以某妄論伏闕罷侍御史今日將相之儲所謂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者其效如

此某以為且當護惜國體不可暴其事傳笑四方欲望
鈞慈捐棄此二百石不問特降旨揮下本監官將韞玉
齋官米監視封鎖仍舊諭齋僕打更看守免致羣僕紛
然訟訴讙譁以為口實為學士大人之辱

給事中上殿乞復常平劄子

臣伏見神宗皇帝脩講常平之政置提舉官行其法於
天下爾時錢穀充斥府州大縣至百萬小縣猶六七十
萬貫朽粟陳不可勝校臣又聞役法初行取寬剩錢不

得過二分以備水旱至元豐八年計所積有三千餘萬貫石元祐二年京東轉運使范純粹欲以此錢米買田舉行熙寧給田募役如邊郡招弓箭手之法是時寛剩錢米尚有此數則常平之所積天下不可勝校可見矣崇寧中始取充學校養士居養安濟漏澤園等費政和以來又取以供花石應奉之資横費三十年所費十八適者議臣追咎熈豐改作遂罷提舉官而常平之財所存十二猶以億萬計一旦斥罷委棄他司爭取妄用遂

至埽地甚可惜也然而轉運使漕輓軍儲上供之外趣了目前以號稱職無一金之藏他日朝廷有大水旱抢集流亡有大舉措繕治宫闕經畫殘破旮募軍馬以備不時緩急之需則非轉運使之所能辦也方時多事財用為急比見朝廷遣諸路撫諭添置發運副使措置遞馬催發綱運不免差官夫豈得已所謂常平提舉官尤不可已也伏望聖慈明詔三省遴用老成之士追復常平提舉官申講補助之政增廣蓄積之備使他司不得

侵而異日有所恃以為萬世無窮之基

鴻慶居士集卷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鴻慶居士集卷二十八

宋　孫覿　撰

四六雜文

馬迹上梁文

四郊烽火誕彌蛇豕之墟一島風烟宛在黿鼉之窟嗚杼出鮫人之館浮杯開梵帝之宫偶避地於兵間遂問津于耕者鴻慶居士數奇半世多難百罹赦過吹齏悼

心喘月平生許國臥陳登百尺之樓晚歲營巢住揚雄一區之宅命龜三卜避盜五遷獨行鷗鷺之羣共集雞豚之社半山銜日落帆影於巖中萬壑留風過樵聲於枕上蓬茅不翦畚插自隨遥開白板之扉緩扣烏犍之角兒童拍手競欲挽須婦女譍門那聞轢釜泥田父瓦盆之飲荷園官菜把之恩悵昨夢之已非佚吾生於既老木尼士安能為福亦又何求土偶人自得所歸於焉自息共此百家之聚來同一笑之歡

拋梁東春入山村處處同澗草不鋤隨意綠巖花無主為誰紅

拋梁南鼻息齁齁午醉酣一篴清風吹酒醒槐宫不見府潭潭

拋梁西亂棘孤藤刺眼迷雀啅風前紅皺小魚跳波底碧圓低

拋梁北萬頃滄波圍澤國風引仙舟到復回山入俗駕何須勒

拋梁上霜餘禾杪浮新漲肯教百鬼瞰高明怒雀驚猿號夜帳

拋梁下燕雀紛紛來賀廈吳王宮殿舊巢空共此疊頭茅一把

伏願上梁之後蛇蛟結蟠犬雞蕃息野繭大如甕疊禾菌髙若坻京遇糶閭之餓人一飽之恩猶在覩梁上之君子大千之刼無因凡我往來共此快樂

西徐上梁文

踐蛇茹蠱脫身五嶺之陬補劓息黥歸老三家之市桑
麻接畛雞犬交音已免賈生問鵩之憂遂諧韓公見蝎
之喜富陽故侯炎海蟲蛇之侶玉川蟣蝨之臣屬開晏
嬰齊履之言遂解鍾儀楚冠之縶蝸盤兩角已同墜甑
之觀貉共一丘豈恨虛舟之觸向空而書咄咄擊缶而
和嗚嗚望故家以終焉羨吾生之休矣迺占吉日爰舉
修梁鄰翁無爭畔之嫌山靈有築垣之助地偏壤沃井
冽泉甘豈徒慼三宿之桑固將面九年之壁老蟾駕月

上千巖紫翠之間一鳥呼風嘯萬木丹青之表黄帽釣寒江之雪青蓑披大澤之雲行隨鳥鵲之朝歸伴牛羊之夕擁百結之褐捫蝨自如拄九節之笻送鴻而去閭里緩急皆春秋同社之人兄弟團欒共風雨對牀之夜盍申善頌以佐歡謡

抛梁東臥占寛閒五百弓一榻清風殘酒中半窻花影日曈曈

抛梁南彌勒年來共一龕遶樹時聞烏擭擭彎弓莫向

虎耽耽

拋梁西落日投林急鳥栖一抹殘紅猶未斂半鉤新月

挂簷低

拋梁北一襲單衣老無力且令斗酒百憂寬莫遣家書

萬金直

拋梁上萬壑烟霞集遐想顛倒山公白接羅光芒太乙

青藜杖

拋梁下去去從今事桑柘好與黿魚作主人更伐豚羔

燕同社

伏願上梁之後千鲜解祟三揖送窮人面看年年歳歳之同花枝見夜夜朝朝之好以二百五十畝公田之入盡歸酒姥之家爲三萬六千日醉鄉之遊獨占地仙之籍

金山大殿上梁文

萬川東注一島中分長江介吴楚之衝故刹踵梁陳之舊肇新蹟若寅奉金仙都統太尉得正法眼藏而現宰

官了一大因緣而作佛事眷玆勝地獨有頹基鐘鼓不鳴龍象皆泣毗耶城大居士已屬當城妙高臺老比丘而為說法指囷分粟除地布金嗣開祇樹給孤之園首建釋迦文佛之殿六鼇負出三神山仙聖之宮一鷲飛來四大海龍神之會迥起諸天之上中嚴兩足之尊仰止仁祠俯伸報地大安國步如壯海若之難窮永錫帝齡等西方佛之無量爰屬修梁之舉共賡擊壤之音拋梁東赤岸銀河一水通萬疊彤雲竟大起六龍推出

半輪紅
抛梁南一勺中冷乳水甘殿閣風來鈴自語曼陀花雨落毶毶
抛梁西草舍蕪城望眼迷日脚未收蜺飲海濤頭初上雪平隄
抛梁北北户星光珠的皪夜鶴休驚蕙帳空古佛銅龕有彌勒
抛梁上堂堂文文真金相光明五色爛摩尼八部龍天

盡回向

拋梁下二士三生同本社庭前古栢自長春袖裏靈珠光不夜

伏願上梁之後四恩擁佑十力護持萬德從衆香之鉢而來羣魔分一炬之燈而去三登歲美百順人康六合混同城池有金湯之固千齡際會山河書帶礪之盟凡在見聞共茲快樂

資聖上梁文

肇開勝地化出寶坊大啓重闉同登覺路恭惟資聖堂頭圓明大師悟最上乘法現比丘尼身住舍衛國給孤之園坐毗耶城維摩之室佛光續千燈之照天花呈五葉之祥鼎新六代故刹之遺雄視一方叢林之冠乃涓吉日爰舉修梁萬德瞻依百神呵護迎白象駕擁金盤陀開黃龍閣跪鐵門限月標指上珠現衣中穴癡蠅之紙而見日光發醯雞之蒙而睹天大嵩中善頌用佐懽謠

拋梁東一點龕燈照佛紅臥聽木魚呼曉粥悠悠殘夢
屐聲中
拋梁西道指靈山路不迷莫作瑤池阿母看金身自拍
佛肩齊
拋梁南侍試曹溪一勺甘嶺上伽黎拈不起憑師更說
後三三
拋梁北身前身後三生石住世因循五百年兩手摩挲
話銅狄

抛梁上寳蓋盤空蔭龍象堂堂一路總持門煌煌百寳光明藏

抛梁下地布黄金光不夜涌出青蓮十丈高不比凡花有開謝

伏願上梁之後三靈丕應千佛光臨泰階調玉燭之和寳歷驗蘿圖之固官寮有九遷之喜士庶迎百順之休應生不住布施之心同證無上菩提之道

和州餞交代趙朝議樂話

朱幡皂蓋方頒楚澤之春錦纜牙檣又泛秦淮之月簟

壺塡道簫鼓沸天紛然臥轍之氓居有挽須之意恭惟

交代某官忠純許國豈弟宜民時維北斗之一人來擁

東方之千騎望長安之日久馳公子之心快楚臺之風

聊共庶民之樂爰膺妙柬移牧通都五馬攢花難駐雲

霄之步九芝塗檢竚沾雨露之新知郡侍御夙陳燕豆

之歡增重交承之契十眉環坐千指調絲長歌牽獨繭

之繰百杝倒瓊艘之淥渭城朝雨寄別恨于垂楊南浦

春波渺愁心於碧草

天涯萬里一尊同醉眼愁看一墮空畫角孤吹千嶂曉綠舟横繫半江紅啼粧畫畫梨花雨舞袖猶翻柳絮風只有邦人頌遺愛棠陰繞屋自籠葱

平江燕張節使樂話

碧油開道共欣凱奏之還皂蓋迎門大啓賓筵之盛恭惟某官名高八陣氣葢諸公奇謀參玉帳之籌妙柬注楓宸之眷方上聖推轂軍門之日正偷兒弄兵草莽之

時折箠一麾投戈四潰鐵衣百萬盡歸細柳之營珠履三千坐嘯紅蓮之幕知府待制恭陳燕豆暫駐旌麾鼓歌干霄簞壺塞路畫角卷珠簾之雨舞茵生羅襪之塵雲起雪飛百柁倒瓊艘之綠河傾月墮十葩摧蠟炬之紅

秋風獵獵卷紅旌賊壘忽忽唾手平坐倚柁樓天上至臥聞鼓角地中聲九門合還追鋒去千里讙呼負弩迎從此三吳傳勝事一時草木盡知名

代答婚

高門列戟久已服膺陋巷編茅重慙非偶龜筮協吉羔雁旅陳伏承某人大丞相之家典刑故在而某從孫女老書生之子蠶織初更異日相望風馬不交于齊楚餘生何幸門牆遂接于朱陳

答余氏問親

三星照户之光已届婚姻之候九里漸河之潤實繄閥閲之高伏承某官一鄉之月旦所推大父之風流靡遠

而某姪女遂依名族以亢衰宗坦腹踞牀已見出諸郎之右齊眉舉案庶幾事君子之恭

答李氏問親

風馬殊方相望于萬里金蘭一氣遂合於兩心發幣來臨占龜有喜伏承某官大丞相之後綽有餘風以舍弟女子故將軍之家尚存素履世方亂矣豈無一士之可依天實為之庶幾百年而偕老

答董舍人問親

北際南垂逈若星辰之次東傾西應自同鍼芥之投夫豈偶然適有天幸伏承某官英妙無窺園之好而某舍弟縣丞長女素風猶映雪之餘早緣草木臭味之同不改風雨晦明之度佩至言于三復固無磨玷之尤出妙句於五噫共有相舂之樂

答王氏問親

紬書延閣早陪鵷鷺之聯窩迹窮簷又玷葭莩之末伏承某人名駒千里竒產萬金以某舍弟縣丞次女方從

姆傅嫺機杼之工莫助尊章薦蘋蘩之祭不謂好逑之意俯循代匱之規二姓交歡敢議忝軍之配一門推重孰逾阿大之賢

答曾氏問親

菅蒯代匱奚俟齊姜之求芹藻可羞宜效野人之獻伏承某官世胄實江左衣冠之表家聲猶魯國洙泗之餘以某姪女固嘗襲荆布而俵賤貧可以執箕帚而奉洒掃屬室家之有願式諧鳴鳳之占緊秉脩之告虔遂賀

乘龍之喜

答張氏問親

婚姻好合亦已累年情義綢繆殆如一日固應求舊豈復圖新伏承令嗣主簿挺鸞鵠之姿而尚棲於枳棘以某舍弟縣丞幼女襲布荆之素而不廢於蘋蘩發幣孔嘉揲著甚吉視崔盧一時之望固已欿然締朱陳二姓之懽永為好也

趙宗求婚

賁婚久矣浸已成風傾葢歡然莫如求舊式佇肥家之
慶聽忘脩贄之恭以某長男早習箕裘粗聞詩禮偶諸
姑擇壻之日亦外家求婦之時眷言啐啄之同茲葢綢
繆之固抵龜不用投斧而行魯衛親親自同兄弟朱陳
世世不替婚姻庶乎相依脣齒之間可以盡索形骸之
外

强宗求婚

罄三請之勤方懇牽爾敦一日之雅何貺如之茲者伏

承令孫女屬當擇對之年而某小姪强宗適契有家之願命龜獻卜執雁告虔薦食芹之甘靡虞於按劒交斷金之利式佇於報瓊

伯宗求婚

手足之情鍾本相期於原隰婚姻之好合兹有望于桑榆盍申執雁之恭永締施松之託某小姪伯宗者屬在諸姑子姓之行而小四甥者實次外家季孟之間應緣兩喜之言傒俟三占之吉視崔盧之門户亦何足道哉

緊魯衛之兄弟固無間然矣

介宗求婚

訪故家之劍悼旣往之莫追賦束薪之詩庶後來之有繼更重綢繆之好盡申燕婉之求伏承令姪女究如衛女之賢問諸姑於淇水而某中子介宗者端若秦姬之子見舅氏於渭陽固已託莩於葭中更欲施蘿於松上故無失故無復何求新之又新當自今始

表宗求婚

仰崇墉之數仍寒溫之問欿然締髙援於一言宿昔之因審矣喜深一老光冐棄宗比者伏承總幹學士令長女近代名臣之家本朝循吏之後儒風未泯家法仍存以某舍弟尚書第三男表宗方讀父書尚勤師範敢聯姻婭遂登通德之門屬有姓名已著繫婚之籍其為欣喜難盡名言

宏宗求婚

雞豚同社桑梓交陰早締嘉姻更申舊好伏承司理宣

教第四令女簪纓仕族逢掖儒家俎豆嘗聞蓬麻自直以某尚書舍弟第四男宏宗爲農爲圃方續父菑學禮學詩尚覩師範一言作合兩喜成和河鯉之求固慙率爾霜鍾之應厥有由然

壽宗求婚

了無半面未諳窺管之因屬有片言遂契投膠之合涓辰協吉願締華姻伏承令女婉嫕有容德門之冑而某小姪壽宗幼孤自立衰緒之餘方申下女之求適際有

家之顧自愧非偶遽忝謝庭玉樹之芳猶幸同聲庶聞嬴氏鳳簫之應

代答

竊夫子之牆竊有執鞭之慕埽君相之舍尚懷按劍之疑豈謂諸郎擇對之初不問下走抗麤之賤伏承令嗣學士議論猶存家法文章已有父風過郗鑒之容若無視絡秀之家何有代匱可矣奚為食鯉之求何晛如之遂竊乘龍之喜

代答

早以父兄獲預俊遊之末晚因童稚又廛姻婭之聯集盛禮於一門締交期于三世伏承某人衆謂恂恂無子弟之過而某女子自恐兢兢貽父母之罹重勤慶幣之先適契有家之願莫不代匱毋廢窮簷菅蒯之求可以晤言庶乎東池紵麻之漚

代楊氏求婚

一廛同井密依桑梓之陰百尺干霄迥結絲蘿之託伏

承某人汾隅鼻祖號路名家世緒相承風流如在如某者窮鄉冷俗陋巷諸生敢懐河鯉之求式佇澗蘋之采望塵瞠若雖同楚越千里之遥傾蓋歡然遂結朱陳兩家之好

代答婚

枌榆同社藐然雞犬之聞羔鴈旅庭端若駏蛩之應遂徼一時之幸求諧兩姓之歡伏承令嗣某官襲父祖之箕裘而家法且存以某登仕兄幼女奉尊章之縈帨而

婦儀已習榛栗棗脩之贄以辨男女不敢過焉蘋藻蘊蘩之菜可薦王公永為好也

代余氏荅婚

婚姻之合有初方軫楚弓之念宿昔之因未改舉欣趙璧之歸族黨交歡里閭贊喜伏承某官勲烈名臣之世文章後學之宗眷此春秋鼎盛之時獨見歲寒後凋之操某縣丞弟次女復嗣奉匜之薦庶幾案舉之恭薪楚之束綢繆不替青氊之舊琴瑟之鳴和應宜同白首之

歸

族妹再適為張丞繼室荅婚

鄭通德之門在望竊懷附驥之榮傅孝廉之室久虛輒備績貂之乏伏承縣丞宣教漢金張之華胄唐燕許之故家以某云云官冷枕流門寒映雪夜烏啼而三繞眷梁木之可依雉朝雊以雙飛屬商絃之屢斷娶婦有如孟德曜其亦可哉擇對而得温太真豈所望者雖重奪流舟之守詎敢忘舉案之恭

答董舍人問親

通德門四壯之路莫窺牆仞之高平輿淵二龍之鄉幸接州閭之末俯膺大貺重以好辭曲敦久要之情永締歡門之固伏承令孫承務名駒千里奇産萬金乃眷女孫粗嫺姆訓謂婚姻之好莫如魯衛之親而聲氣之同奚俟姬姜之貴

代答

寒暄未接輒有意於求通聲氣欣同又何慙於非偶伏

承令女巨門慶裔選愼云初而某云云陋巷諸生攀援豈敢惟是婚姻之故殆不偶然庶諧伉儷之求永爲好也

答李氏問親

書干佛之名夙忝父兄之契合二姓之喜又塵姻婭之聯重勤緹騎之臨加賁囊書之寵伏承某人早聞學詩學禮襲弓冶之傳以某姪女孫可使奉尊奉長羞蘋藻薦乃眷異日遊從之好實爲一朝附託之因粲然雁幣之陳過形於褒衮蕞爾棗脩之贄殊異于報瓊

師夔求婚

崔盧大族南北海惟風馬之遼吳楚殊方東西山有洛鍾之應實繫天合曷預人謀備罄忱詞恭陳贄幣伏承知府中大親家令孫女高門華胄尚有餘芳而某姪孫師夔窮巷鯫生初無他技倘遂蔦倚青松之上宜見鸞鳴丹桂之間南容白圭三復之言偶緣過聽李子黃金一語之重式佇嘉音

鴻慶居士集卷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鴻慶居士集卷二十九至三十一

詳校官右中允臣薩敏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脈

校對官編修臣徐立綱

謄錄監生臣孫同珍

鴻慶居士集卷三十九

宋　孫覿　撰

四六雜文

代黄籙青詞

伏以道大弘濟物之功人窮盤籲天之禱自中原稔甲兵之禍而四方遭瑣尾之憂刦火熾然彌滿萬里烟塵傾洞連絡百蠻慟哭干霄肝腦塗地積骸蔽野醲血流

川走燐宵明遊魂夜哭風雨暴露靡一杯之覆春秋奠餽無半菽之分念衆生曠刼嬰釁之深丁一時大盜稱兵之衆貨財留戀骨肉牽聯淪溺愛河備嘗諸苦漂墮鬼國無有出期是用仰紫極之真遊集黄冠之勝侶琅函藥笈藏室弘開絳節朱裳靈遊來下哀憐多罪拔出三塗金飯玉漿有求皆至尻輿神馬無往不通破昏暗鎖而永離九地之幽乗逍遥遊而共集諸天之上

代大醮青詞

伏以天高可籲神應無方怳然精祲之交歘如影響之捷洪惟靖康鑾輅北遷之後屬時建炎戎衣南狩之初獵火燬天騎兵滿野頭顱纍道慟哭干霄眷茲桑梓之區幾作萑蒲之澤里閭横潰老稚驚奔深虞玉石之焚彌軫淵氷之懼望三清而稽首仰列聖以馳心俯罄微衷首發弘願仰繄弘造大芘羣生安天步于九重廓塵氛於萬里四郊清謐百口團圞一視寃親普加慈愍逮此疆埸敉寧之日用申葵藿傾向之心祇奉靈科躬陳菲

鸞集羽衣之勝侶誦藥笈之秘文精意潛交神光下燭雲車風馬無往不通月璧珠星所臨必照伏念俯憐么麽大畀鴻龎洗滌塵勞永倚至道斷除業障虔奉真遊

新居醮謝青詞

伏以栖遲末路獨行萬里之餘晼晚流年未就一廛之託爰屬歸田之日亟從問舍之謀永悼窮猿失木之悲遂諧脫兎投林之喜所願容膝南窻之下坐觀六十年之非寧復存心北闕之中大庇千萬間之意諏龜視日

除地庀徒疏決溝川誅鋤草莽甚虞戕害一時昆虫之命更懼驚觸四隅神靈之愆廼即家庭躬陳菲薦命羽衣之勝侶誦蘂笈之真文俯輸螻蟻之誠仰企雲霓之望捐除疵癘應受福祥上有天臨旁無鬼瞰俾同袍之兄弟共臻黃髮之期遂邀福於子孫永保青氈之舊

戊辰年醮謝青詞

伏以雲天溥博大庇羣生螻蟻幺微上干洪造伏念某紹興辛亥歲出守臨安府寘行妄發觸罪南遷仇怨滿

前奇禍不測投荒萬里未知税駕老幼百口狼狽無歸
僑寓馬迹一島之上而村舍庖烟上薄煬突久燥欲焚
天誘其衷夜中驚爆應時救護得免燔爇弟婦胡氏猶
子強宗三被危疾救藥靡效賴天之佑得保餘息嬰兒
壽老免乳之夕母子阽危亦獲亡恙皆臣弟峴齋心啓
許前後七筵敢用昭告孀嫂劉氏頃緣幼女早逝願追
福於後身侍妾鍾氏又以老臣行年懼挺災於惡曜建
兹穀旦祇奉靈科虔誦秘文重脩菲薦誕惟先聖靡隔

塵凡良閔手足急難之情保全駒犢孤危之命或伉儷之際若幽顯之門捐除回祿之灾消弭歲星之厄仰憑帝力式副洪願俯輸危懇用申報禮雖巍巍之大莫可營窺而區區之誠庶幾芹獻洗心皈命稽首投誠誓畢餘生永依至道如貧賤富貴壽夭之數固有定命不敢妄祈而水火盜賊疾癘之虞出於非常尚冀加護

壬申年醮謝青詞

伏以天地之恩螻蟻之微何報兄弟之義手足之愛所

鍾仰瞻咫尺之威俯罄再三之瀆冀垂哀憫以鑒愚衷伏念某始自幼年恭承先訓一門十口同產三人教以詩書安於貧賤布衣革履糲食藜羮相與終身今猶在耳已乃觀兄早沒得偕峴弟俱存爰自青衿以至白首中緣際會過冒寵榮嶺海竄流骨肉阻絶旋蒙解網獲遂首丘誓止躬耕不復求仕饘於是粥於是惟一日不從歌于斯哭于斯葢二紀于此云何不淑奄而先亡念其忍死之害固嘗有宿昔未償之負逮此臥疴之日亦屢

申吁嗟歸命之求用是汎埽家庭延登道侶悉從治命不契初心高誦靈篇躬脩淨供望三清而稽首仰列聖以心馳誠懼其多生身口意之間慮有一切貪瞋癡之罪念此急難之情至切矣俾從逍遥之樂以超然一死一生已抱終天之恨三薰三沐敢忘伏地之祈

癸未年醮謝青詞

歸心大道托命至仁住世今八十三年聚族逮千五百指天行代有每懷疾癘不測之憂世事多虞又懼水火

非常之變輒伸丹悃仰扣天閽曲軫鴻私俯從人欲捐除疾恙洗滌罪愆門户清寧園田登稔養老慈幼有團圞之喜安居暇食無啼號之聲退省餘生實繄大造雖乾坤之施義無所謝而豺獺之祭物有固然爰即家庭恭脩報禮固不敢以噴嗔癡僥求無妄之福乃所願者安平泰優遊盡之齡

薦亡女水陸文

伏以生死之分定應同露電之觀父子之情鍾尚懷駒

犢之愛仰憑十力俯薦一良伏念某亡女小師自天
降凶遭世罔極父罹大謗罪遷於嶺表母懼不測憂死
於蓐中以煢煢童孺八歲之餘而呱呱號慕三年之久
孤危極矣何恃而存疾病乘之遂隕其命念私門之降
戾致穉女之蒙辜歲行一周生還萬里不免水火永負
九京沈痛之冤示見神通獨見諸佛慈哀之救是用集
桑門之勝侶演秘藏之真乘洞然無盡之燈彌滿衆香
之鉢海潮殷地花雨盈空升濟幽明皈依佛祖伏念亡

女流心債一念之債彈指斷三生之緣降伏衆魔滅除諸障觀一切有為之法悟四大無常之身普門有情俱登無漏

薦亡妻章氏淑人水陸疏文

伏以常住真心一塵不立妙莊嚴海五濁俱空是故諸佛開衆生方便之門自然一念證無上菩提之道伏念某亡妻淑人章氏十年好合憂患乖離萬里來歸死生契闊屬臨諱日祇叩真乘弘宣貝多葉之文瞻禮青蓮

花之座龍天澤梵水陸空行遊戲神通恭敬圍繞伏念淑人章氏厭離火宅趋悟三乘綰疊華巾解除六結後身了了畫沙之智已成曠刦冥冥觀河之見不昧

代四七姪薦李氏女水陸疏文

伏以衆生造十習因受無量苦諸佛證三摩地示大悲心一指彈而沙界已周五體投而應身出現仰神弘願俯鑿一哀伏念某人六妄所纏十生相續屬免身之彌月忽遇疾而暴亡四大無常百藥靡救恍如一夢已隔

九泉念茲鬔臂之初莫救投車之痛是用皈心寶王刹稽首大法輪發意圓成佇佛來應千燈普現八鏡交光五色摩尼照濁水之源百寶蓮花雨娑婆之界伏念悞三生之宿障洗曠刧之塵勞破煩惱濁為解脫門斷生死根為菩提種諸國土內見在天化身如來會中作大法王子三千世界十二類生同躋極樂之方共獲逍遥之果

教院請疏

如來超最上乘初無言説佛子墮無始刧久住輪迴閲

諸一切有情當為衆生說法某人讀書悟斵輪之妙談空契投芥之機面壁九年已忘言語道彈指千偈猶現句文身指彼岸之津梁示羣迷之領袖牆壁瓦礫皆具法音龍天鬼神遍作花雨

二

老宿下牀已開半藏維摩無語亦涉貳門真心本自不生定法亦無所說某人英特大乘之器圓明後學之宗陋鼠矢之汙羮笑蠅頭之鑽紙俾除疑網尚假言詮有

情無情已證無證一音演暢四象歸依水鳥樹林悉念僧牆壁瓦礫皆說法寶塔現重重之相金蓮開葉葉之新諸佛證明一時作禮

黄林庵請疏

種蒔松楸逮今五世追營香火何止百年許公已潛九泉之幽方老為續一燈之照凌空飛錫在處隨緣踞地磨甎不妨插坐

龜潭庵請疏

一丘黃壤永依龍象之尊百寶青蓮普照松楸之上某人安心得法隨處現身竭來給孤祇樹之園面徹達磨少林之壁栽花種竹不妨宴坐觀空運水搬柴自可優游卒歲

牛山庵請疏

百年休歇四大本空一念歸依三生不昧某人追營香火升躋幽明弘開十力之慈光賁九泉之室即諸緣而應佇看隻履之飛隨所寓而安豈厭把茅之陋

金沙寺寢堂疏

鴻盤舊隱菴畫叢林昔高僧振錫之初實長者布金之地龍天擁衛可續千燈風雨振凌遂空兩壁仰勤檀施共締崇因敢言問疾於毗耶文室之中庶幾容膝於彭澤南窻之下

太平寺戒壇疏

薄拘羅尊者拾一訶梨勒得無病報身維摩詰居士分二珠纓絡為具足法施無論多寡隨力助緣將軍指兩囷

何其多貧女捨一錢夫豈少睹茲妙果共結良因

開利寺經藏疏

欲除空幻當付八還永斷貪癡莫如一捨自非龍華會世世受當來之記曾於菩提種生生有宿植之根孰締鴻因遂發無上但乘龍捨之筏自分無盡之燈

吳江教院塔疏

長者布金號阿蘭若僧伽留錫在窣堵波人依十力之尊地接三江之勝龍天棲止百寶莊嚴刼火洞然一夕

偎爐仰勤檀施共締鴻因巋然三百尺之高湧青蓮于地下瞠若千萬人之衆標白月於指端

資聖寺大殿疏

七十年中住世寶只是開看千萬佛所種善根惟有一施應觀法界一切世間凡此現前諸相具足之身皆是夙植三生菩提之種盍增于妙果弘用益於當來歌利王割支體斷若虛空叏丘人賤金玉視諸涕唾顧積太山一線之溜用合浮圖百尺之尖睹此勝縁故應喜捨

請妙印大師正機住龜潭庵疏

一世解鐮尚存馬鬣三歸集福今在龜泉伏惟某人含衛國之比丘祇陁林之上首安心得法隨處現身九節烏藤去作閒雲之伴一丘黃壤佇霑法雨之滋

平江報恩寺大殿疏

善有根封殖則生福有田投種則獲恭惟三世佛亦號兩足尊俾衆比丘開萬善之門為大長者集諸福之地爰因廢剎重建道場檀施一開龍天咸會生生世世為

善知識共脩無上之緣子子孫孫現宰官身更結未來之果

洛社開利寺三門疏

六觀如是莫保百年現在之身十力無邊當種三生未來之福眷茲蘭若龍象所棲適踞通津戎馬薦至迨今起廢凡屬當仁百堵嗣興千金樂施善根堅固佛果圓成了此一大因緣宜獲無量福德

華嚴輪藏疏

一乘法輪三身普現十蓮華藏九會同音故諸佛開大方廣門為衆生滅貪嗔癡罪四十九年如來說法五十三位菩薩現前善利弘開妙音演暢盡資衆善普證大緣由進簣以成山積盈科而至海不住心不退不轉無量福無數無邊凡我華嚴界中共證然燈佛所

請僧了義住牛山菴疏

同塵五十年為昆為弟孤墳二百里依佛依僧爰締弘因增崇善果恭惟某人捨身得度住世隨緣柱杖徑行

松楸改色結跏宴坐烏鵲來巢底憑十力之慈大庇九泉之壤

楓橋砌街疏

車輪覆井彭公之懼溺則然乗輿濟河鄭僑之樂施如此乃眷吳門之北實惟滸水之衝氷雪之辰風雨之夕陷泥蹶塊駕萬斛之舟挽葛捫蘿爭一線之路呻吟相屬顛仆盈前欲出諸積淖之中共寘此坦途之上道路橋梁不治盡現宰官身山河大地皆平實惟菩薩道

茅山鶴會鑄鐘疏

望中天之華表以迎遼鶴之歸達東序之金鐘而聽蒲牢之吼惟句曲洞列靈山之籍實嘉平臘著內紀之謠念久闕於鴻音當仰資于衆善百求百得聚千鎰之多而後成大扣大鳴徹九地之幽而皆應

平江府靈壽院塑佛疏

吳道子畫酆都宮而懼罪者不殺韓吏部題木居士而求福者無窮雖名四大假合之身自成一念真實之相

庶憑善知識結此大因緣啓發真心極種種相好莊嚴之妙增崇報地為生生福德具足之因

黄林西庵請朋老疏

一抔隴上蔽柏城拱木之陰衆香鉢中具桑門伊蒲之供肆崇善刹先屬當仁恭惟長老朋公徧住叢林久提祖印嘗據十字路把斷要津今盋一把茅結跏穏坐雖云無住相寧戀三宿之桑真成不動尊當面九年之壁

虎丘修御書閣疏

曾丘勝地龍象之衆高栖藏室寶儲奎壁之光下照長廊千步高閣三成風雨震揺日星穿漏睠吳門之奥境占浙水之上游欲仗衆緣共作佛事山川炳煥復見龜圖出河洛之中楹桷穹崇共看龍華照人天之上

教院興造疏

修具足相惟有莊嚴滅貪癡罪惟有布施恭惟大檀越皆兩足受報之身更發菩提心為三生種福之地供毗耶城香積之鉢轉光明藏貝葉之文開大旃檀林建寶

蓮花座娑婆世界内捨不貪不吝之財堅牢庫藏中聚無量無邊之福

先孝寺重建經藏疏

種福有福田施佛得佛果但至心三四五佛悉皆供養應獲福千萬億刼不可稱量况毘盧藏所傳大乘經皆釋迦文所説真實語若聞此經典不驚不怖不畏則所得功德無量無數無邊種種莊嚴極八十一好之妙生生得度現三十二應之身眷此鴻因故應樂施

開利寺建造水陸光疏

衆生造諸惡業墮壆阿鼻獄菩薩示大慈愍開甘露門推三車救火宅之焚渡一筏援海苦之溺爰因勝地重建道場恭惟大檀那增受古佛記了知今世諸相具足富貴之身端是前生百寶莊嚴佛土之報更脩無上道以結未來因

崇安寺放生疏

齊宣王哀一牛之釁鐘無辜就死杜工部解衆雞之急

縳不忍遭烹故諸菩薩開方便門而大居士施無盡藏憫此衆生羽毛鱗介之屬貸其一時網羅鼎爼之虞洋洋焉得其所哉舉有不驚不怖不畏之心皜皜乎不可尚已應獲無量無數無邊之福

普利寺建三門疏

布黄金為行道之場踞青蓮作説法之座況諸菩薩現身之地亦大檀那種福之田一刹方興重門未立盍資具足佈施共結一大因緣助發善根增崇勝果及今住

世莊嚴佛土稱梵帝之宮必定當來圓滿報身現宰官之相

開利寺注度牒疏

大士營堅牢寶藏世尊開方便法門自惟浮生四大無常之身莫如歸命最上希有之法仰憑博施共結勝緣倘容此身度世依佛依僧敢忘他日捐軀報恩報德

大醮疏

邊虞不靖每懷填壑之憂戎首自焚始有息肩之望天

未悔禍而飛蝗作沴人無寧歲而洚水挺災巢木而居懸釜而爨田廬蕩析老幼驚奔天子徹膳避朝大臣屏居待罪詔音下而捐除逋負荒政舉而軫恤流亡賢士大夫固已分顧憂巨富長者所宜共休戚人窮必啓盜奪之變歲饑將稔疫癘之虞欲備非常盍申善救是用法弘願致籲天之禱庶幾闔四境有卒歲之安冀斥金錢粟帛之餘少佐香火瓜華之具天道不諂神聽無私共罄一誠宜蒙休應

天中節功德疏右語

炎正肇卜年之永朱方紀彌月之祥凡我有生舉同是日

俯中洪願仰叩真成伏願維月如日之升立極配天之

大猷華封人之善祝齊南山壽之不騫集阿蘭若之妙

因等西方佛之無量

二

火流周屋而肇興王之迹風入舜絃以開受命之祥玉

坐傳觴千官列侍寶坊修共萬德同音伏願追五帝之

高蹤邁三王之遐躅降年有永見黄河千里一曲之清受禄無疆聽嵩嶽萬歳三呼之祝

三

火德運而啓造周興王之業夏日至而肇王商立子之符草偃舜風葵傾堯日伏願福禄之盛如川方增功德之隆與天無極車同萬里陪西池阿母之游統接千齡應南極老人之瑞

會慶節功德疏右語

蘭殿儲祥慶千齡之會祇園薦祉慶萬國之懽伏願大寶齊斗極之高王基共盤石之固汗南山之竹紀莫大之功勳閱東海之桑介無疆之壽福

二

荒寢儲休瑞乙紀生商之餱牢詞錫美猗蘭開祚漢之祥凡在照臨舉同慶額伏願弓橐戈戢粟腐錢流驗泰階六符之平甲彝倫九疇之敘農桑三萬里而永燕羅圖之國春秋八千歲而允符椿壽之長

三

離重踐運震出膺期鍾唄歸誠鼎年歊卜戴天所逮擊壤惟均伏願皇帝陛下寶祚光輝帝圖廣大乾旋坤轉不俟南征北伐之師雷動風行已極東漸西被之境一人有慶萬壽無疆

鴻慶居士集卷二十九

鴻慶居士集卷三十

宋 孫覿 撰

序

東平集序

觀文殿學士東平呂公以文學政事被遇神宗皇帝於熙寧元豐間進居從官大臣之列魁壘碩大世顯三朝十直殿廬四易旌節奇龎福艾獨殿諸臣老享壽八十

甍於賜第終始大節具載國史而平生所為賦頌名碑
制誥册命書奏議語之文數十萬言藏於家凡若干卷
號東平公集方是時也海内乂安二三大臣或操法令
以斷天下事而稽古不至秦漢以上天子慨然振千歲
積壞之蠱以追迹二帝三皇之始尊經崇儒崇王賤霸
張王大中不雜他道一代彌文炳炳煌煌皆詩書禮樂
仁義之實而左右前後之臣通經學古鴻文大手筆足
以潤色太平者皆不能稱其位公自遠方名見擢侍講

帷掌内外制由三司吏遂躋丞輔魁名碩實為世大儒一時學士大夫慕其風聲奔走談說以不及為恐余讀其書然後知公遭遇之盛所謂百世一君千載一時殆非偶然者也自六經之道熄而百子各自為宗怪奇可喜之論雜出於其間而六代弦匏之器雅頌之音已不接於世俗之耳目如張釋之固無甚高論文帝猶曰卑之秦孝公聞帝王之道三日而無所見焉士中有所挾者莫不欲夸見所長馳騁一世以就功名而流落不遇

伏巖穴以死無足怪者惟公親逢聖主明道術于絶學之後續微言於將墜之餘志合言行應期而出不數年遂參大政謀謨諷議勸講論思典冊施之朝廷樂歌薦之郊廟扶衰救敝尊主庇民之言豐財裕國治兵禦戎之策彌縫政事之體不謬于古推原道德之旨不悖於今聲氣相交風動雲興如龍吟虎嘯如鳳鳴高岡之上也辭麗義密追古作者如彈有虞氏之琴如鼓清廟之瑟一唱而三歎也太音希聲振越渾鍠如鈞天之奏撞

千石之鐘振萬石之簴也公之文章用于世傳于今覺於後迺如此非所謂百世一君千載一時者乎雖然以公大臣踐歷中外四十年嘗一斥建安再貶宜城而辭氣浩然百折不衰至一觴而一詠戲語弄翰率然而作未嘗少貶以就俗根極理要一本於今經義非元志于文辭以循人年日觀美而已神宗稱公性與道契文為嗣宗賜禮一傳天下頌之豈不信矣乎公之曽孫右通直郎靖遭建炎兵火焚廬之禍徙家晉陵始從余游一日

出公遺稿請余序而識之某為書生時詞習公文知敬慕公至于今老矣倘得以姓名託於公文之次豈非區區之願也哉公所著書又有孝經論語注解周易大傳尚書周禮義毛詩集傳注老子道德經莊子内篇凡若干卷皆不列于此而注莊子方盛行于世公諱惠卿字吉甫爵東平郡公云

浮溪集序

顯謨閣學士左太中大夫知徽州汪公自崇寧初起太

學諸生策高第校三館祕書尚符璽再遷尚書郎立柱
下爲右文遂贊書命入翰林爲學士益仕朝廷三十年
專以文學議論居儒官從臣之列所爲書文若千首傳
天下號浮溪集凡若干卷公以書屬故人孫某爲之序
余曰天下有能事而文章爲難工由漢訖唐千有餘歲
一時大手筆作爲文章閎麗精深傑然視天下而自立
而不朽者蓋幾人而已杜子美詩格力自天雄跨百代
爲古今詩人之冠至他文不輒工荀卿所謂藝之至者

不能兩信矣夫道喪文獘作者衆矣詞力儇淺益不逮前其間心競力取馳騁上下欲一戲以造古人域而擇之不精守之不固殉名而媮習鄙而陋固不足與于斯文左太冲積十年之勤僅成一賦劉伯倫以一酒德頌終其身而一能之善一語之工遂亦列於作者之林而名後世今汪公之文所謂閎麗精深傑然視天下者也公平生無所嗜好至讀古聖賢之書屬為辭章如啗土炭嗜昌歜為一病痞痳十載心慕手追貫穿百氏網

羅舊文推原天地道德之旨古今理亂興壞得失之迹而意有所適者必寓之於此登高望遠屬思千里凡耳目之所接雜然觸于中而發於咏嘆者必寓之于此崎嶇兵亂潛深伏隩悲歌慷慨酣醉無聊而不平有動于心者亦必寓之于此伎與道俱習與空會文從字順體質渾然不見刻畫如金鐘大鏞扣之輒應愈扣而愈無窮何其盛也公館閣時方以文章為公卿大臣所推重每一篇出余獨指其妙處公亦喜為余出也後十五年

公以儒生宿學當大典册秉太史筆為天子視草始大發於文深醇雅健追配前哲作學士大夫傳誦自海隅萬里之遠莫不家有其書所謂常楊燕許諸人皆莫及也公詩自少作已有能名及是與年俱老典徽托遠得詩人之本意覽者當自知之公鄱陽人諱藻字彥章云

參政兄内外制序

嘗聞世之君子當以功名事業傳之天下後世不得已而後見于言論文章而為之空言何謂空言騷人墨客

賦上林記雲夢兮雄闢麗調一而勸百謂之空言可也
俚儒俗學譊譊然刻舟記遺而不切於事謂之空言可
也羈臣寓公登高望遠撫劍長歌擊缶而呼嗚嗚以自
鳴其不遇亦謂之空言可也若夫鴻儒碩學之士逢時
遇主撞大手筆布宣德音渙爲大號四海震動沛然如
雷霆之發疾風驟雨之至故有窮荒絶徼屈强不臣之
徒征誅所不能加者傳檄可定也跋扈梟雄驕悍不軌
之臣法令所不能制者折簡可呼也載筆而往姦臣賊

子懼而受惡固嚴於一劍之誅也赦令之行武夫叛卒泣而悔過固賢於百萬之師也一字之褒如華衮一言之感如挾纊天威在顔不違咫尺而文章之功益侔於造物矣謂之空言可乎參政公自幼學號神童兩著名籍於禮部遂收其科又舉宏詞為第一累踐册府再遷尚書郎復入秘書為少監益仕朝廷十五年專以文字言語為官常精深華妙可薦郊廟被之金石而大臣莫能用紹興初名見獨為上所識遂擢右史俄拜中書舍

人三入翰林為學士當是時大憝未除羣盜相拔而起四方多事大駕蒙塵凡上所以戡難定功憂閔元元之意一時代言之臣惟公獨當上意惻怛深厚坦然著明天下傳誦以為口實既叅政為丞輔矣朝廷有大典册必命公為之聖賢相遭於是為盛某從公之子大雅得公所作内外制若干首讀之而嘆曰辭達而已矣夫人抒中心之所欲言言有浮于其意意有不盡於言者辭不達也況夫代言者道聖心難喻之情于四方萬里之遠

使人人曉然知吾君德意之所在如咽去鯁口腸皆通惟公之文為然無虛美無溢惡豊而不靡約而不昧一代之彌文可為後世法乃序而藏之

切韻類例序

余少時讀司馬相如上林賦間遇古字讀之不通始得顏師古音義從老先生問焉累數十日而後能一賦於是喟然嘆曰儒者之學自六藝百家史氏之籍箋疏之書無不學也河圖洛書山鑱冢刻方言地志浮屠老子

之言無不配也相如奏賦夸苑囿之大固無鬼家神林萬里海外荒怪誕幻不經之說尚書給禮受一日之作固無二京三都覃思十年雕琢肝腎之奇賦奏天子一見大悅固金華露門諸儒進讀無摘句分章之助而流傳數百歲後班孟堅刪取其要顏師古為之訓解學者讀之往往不通此六書韻學之廢而士大夫不識古字之過也韓吏部云凡為文辭宜畧識古字而士溺于所習履常蹈故讀書綴文趣了目前不求甚解至有伏獵

侍郎弄麞宰相貴為公卿遺臭千載可為太息宋沈約慨然閔古學之壞力振起之思與天下共識龜圖鳥跡之遺趨高領妙自謂入神旁通曲暢律度精密難字過目無復含糊囁嚅之狀時有王筠誦郊居賦而擊節稱善獨在雌霓一語文從字順各識其識高下抑揚自中律度如流水高山慶賞音之一遇也洪農楊公博極羣書尤精韻學古篇奇字一覽如素習熙寧中嘗召試中書進換文階擢三衙且顯用矣會大臣當國欲用為臺

諫排斥所不快者公笑謝不顧也明日有旨還復東頭
供奉官進閤門祇侯始見疏斥天下至今稱之今老矣
强記洽聞劇談世事如精練少年益未衰也於是出平
生所著切韵樂於學者共之昔仁宗朝詔翰林學士丁公
度李公淑崇增韻李自許慎而降凡數十家總為數篇
集韻而以賈魏公王公洙為之屬治平四年司馬溫公
繼纂其職書成上之有詔頒焉今楊公又即其書科别
户分著為十條為圖四十四推四聲子母相生之法正

五方言語不合之訛清濁輕重形聲開合梵學興而有華竺之殊吴音用而有南北之辨解名釋象纖悉備具離為上下篇名曰切韻類例嗚呼慨自靖康之亂以秘圖書之府與夫私家之所藏鬻書之肆焚滅為炭爐無遺者學者訪異書問奇字屬古文漫然無所考按始有牆面之歎得公此書可以窺是自然與聲俱生之妙破流俗附意生文之偽不待旁咨久察窮蒐遠紹具見于一圖二篇之中不必有曹憲可以備顧問不必有揚子

雲可以備劉棻好奇之訪不必沈休文韓吏部文章之作宮商相交低昂殊節自應古法覽者當自得之公名某字某自號畸翁云

竹亭詩序

胥君澤民游太學十年試有司不合棄去家於臨川之宜黄地偏俗美千嶂林丘二川交流環堵蕭然雞犬皆有自得之意澤民儀狀豐偉白晳美鬚髯如世間所畫墨仙劍客酒酣抵掌論事朗練明達亹亹可聽盜據

臨川羣偷乘間竊發里中惡少年相挻而起賊民馳一紹介集庭下以禍福諭止之且發廩以振其急官軍大至盜奔建昌官吏捕逐黨與磔羣偷城上以狥無脫者少年感君以手加額曰活我者胥君也誓以死報未幾楊世雄擁衆數萬焚崇仁掠宜黃境上一方騷然澤民選可用者十餘人伐木柵隘口伺其至則被髮持挺鼓噪而出世雄大駭盛兵臨之百餘人者植立不動世雄叵測為退舍三十里一夕引去嗚呼建炎之亂吾君側

席求人如不及以澤民之才小試於一鄉所立如此而懷奇負氣恥於自售乃放浪山水間舍旁植巨竹千挺引水環之美蔭可藉將葺茅竹為亭與客飲酒吟嘯其上以終老焉于是各賦詩一章以落其成澤民豈終老者乎錐處囊中其末立見此功名富貴之所迫逐而不赦者也詩成聯成大軸屬余為序

尊勝陀羅尼序

余聞金剛智三藏所譯尊勝陀羅尼而以加句者為善

本勝妙獨出而不録於大藏歴年浸久時見於殘編斷簡之中學者疑之有僧齊璧者遂著論以黜其偽大比丘智標僧中龍象儒釋兼通讀齊璧之書而嘆曰風俗之壞妄言無識之徒依倣經傳欺世取名而謏聞異説往往竄出於其間然亦不可以此故疑其真况佛菩薩語沙流萬里累數十譯至中國而後與華言通籍今説事者也崇説妖言疑誤後學乃託於梵唄不可通知語豈理也哉於是博採傳記得唐人勸善録三卷而尊勝

加句實佛馱波利舊本金剛智三藏所譯也有侍御史武軏與慧琳法師之文記次甚衆或由夢感或由神遇八部龍天之所護持一切諸佛之所印可亘古今異天壤積衆口之傳字字句句若合符契無一語之謬而齊璧以贋本黜之誤矣按軏自序其妻死於永泰始訪善本獲之而韓文公有弔武侍御畫佛文其辭云御史武君當年喪其配疑即軏也然文公生于大歷戊申其云當年喪其配則軏之圖西佛益非文公時其後文公見

其畫乃弔之爾嗚呼辨古今事當否正羣書誤謬雖吾
儒亦難之末學承誤尊信口耳葉公見龍而驚楚人抱
玉而泣明月之珠暗投白雪之音寡和識真者少可為
太息標公博洽有文援古知今攬百氏諸子之書考次
前世名臣勝士之所紀載遠追慧琳之遺近闚齊璧之
妄推見至真開示後學以目證耳無可疑者乃序而誌
之俾刻示其徒亦有驚也

語本序

華陽王氏世以儒名家至岐國公又以文字典掌三朝
誥命踐大官為宰相而王氏文章遂擅天下猶子龍圖
公讀書屬文辭豪健雋壯有家法而尤長於為吏宣和
中太上皇名見言治道中上意累擢部使者皆有名蹟
建炎之亂盡載具孥南走閩中居閒無事除治一室悉
取衆書讀之舊嘗著類書號語本至是書成自上古聖
賢秦漢以來百子太史氏騷人墨客人文陰陽律歷卜
筮占相兵畧族譜古文字學山經地志方言俚語浮

圖老子外國之說靡不載抄數萬言至連筒累榻不能容即物著名因事言立皆有所自博採傳記掇取為書以數分之號語本云昔大丞相華原鄭公與客坐客有言利市者丞相顧公曰何云利市公答曰卦說以巽為近利市三倍豈謂是耶丞相大喜曰然公語本之意葢始于此公聰明過絶人事無劇易迎刃立解一時士大夫謂公當以功名顯屬時多虞周走山海數千里之遠巖居野處無所寄意於是推原鄭公發語之因纂輯舊

聞各從其數著為一書以遺後之君子凡閱書五千餘卷離為二百四十篇積二十年而成可謂盛矣余竊悲近世矯誕之士褒衣大帶禹行舜趨賣聲名于天下叩之空空然真孔子所謂鄙夫者而無所知之徒又相與從而和之將焉取于斯也嗚呼聞龍圖公之風亦可少愧矣公名某字某云

翰林莫公内外制序

政和二年春徽宗策進士於廷今翰林學士莫公擢第

一年二十有二矣居亡幾公之皇考少卿公以兵部員外郎從卿貳奏事殿上公是日亦以除官入謝父子在廷徽宗望見公顧謂少卿曰某朕所親擢條奏數千言俊邁過人老於文學者所不逮而人物秀整亦可喜卿可謂能教子矣嘉嘆久之少卿頓首謝公既自以布衣發策魁天下視天子為知己挺立縉紳間益自重澹然無所諂已乃登冊府尚符璽為柱下史且大用矣宰相終以不附己斥公於外而少卿亦下世更六七年召還為國子司

業試中書舍人入翰林為學士詔令坦明一時巨公以
文章自名如王履道翟公孫者皆歎異之余一日遇公
公出內外制若干篇屬余為之序孔子云辭達而已矣世
固有心能知之而不能傳之以言口能傳之而不能應
之以手心能知之口能傳之而手又能應之夫是之謂
辭達自唐以來常楊燕許之倫號稱大手筆者固不乏
人若夫得於心應於手朝出九重暮行萬里風動草偃
山鳴谷應人人曉然如推置赤心於其腹中者惟陸宣

公一人為然公學力雄贍思致逸發落筆千言坌然溢
出若有所相自宣和訖靖康大典冊多出公手四方傳
誦號為稱職余嘗見宣和間詞臣草後宮書命莫有中
上意者詞往往多自中出徽宗進二嬪妤會公當制是
夕御禮趣進甚急翌日對輔臣稱善有詞垣得人之
語已而選用從臣押皇子孫日賜物上曰無逾某矣遂
命公翰林故事以學士二員分入朝廷有大除拜過二
制而上則併召二員者謂之雙宣公嘗以中書舍人直

學士院一夕召公獨草六制宰相吳敏欲因是以危公公解衣據案一揮而就宣制之日公適入對淵聖嘉嘆久之纔數日宸筆下中書命公為翰林學士敏初抑公而更進於是慚沮失色某之仕與公並時而公為先達去國二十年每讀公書兩朝文物之盛炳然在目敘事詳實不侈不浮蓋孔子所謂辭達者遂論次以為公書首

西山老文集序

紹興戊申八月

宋興文章猶襲五代之弊自歐陽文忠公起江右尊明道德於斯文將墜之餘天下靡然從之一洗老生常談腐儒俗學之陋居亡幾臨川王文公南豐曾公繼出公後懷寶含章待倡而發如雲從龍如水赴海如大呂之應黄鐘氣焰相薄校高下一代之彌文郁郁乎不可尚已元祐中豫章黄魯直獨以詩鳴當是時江右人學詩者皆自黄氏至靖康建炎間魯直之甥徐師川二洪駒父玉父皆以詩人進居從官大臣之列一時學士大夫

向慕作為江西宗派如佛氏傳心推次甲乙繪而為圖凡挂一名其中有榮輝焉故尚書豫章胡公諱直儒字少汲少工於詩語出驚人魯直一日擊節嘆賞指示進處迹數十語表而出之今刻石在焉然公之學不專為詩他文皆稱是筆力雄贍操紙立就所為賦頌表啓記序銘贊之屬盈數萬言如行雲流水自然成文不見刀尺紹興初以刑部尚書侍講禁中推原道德之旨論古人成敗之迹陳當今世務之要議論卓然中上意一日

上以所御白團扇書文物多師古朝廷半老儒十字以
賜示將大用而公一夕疾遂不起悲夫公沒後二十四
年公之中子右宣教郎通判處州摐集公詩文為一十
四卷以書抵老友孫氏某曰先君與公同朝為侍從且
厚善願有述也余嘗論三巨公相繼出江右為世大宗
師其外有二劉三孔王文公之子元澤曾南豐之弟子
開與鄧聖求李泰伯皆以鴻儒碩德相望三四州不過數
百里之間今胡公又出而與諸作者為並江西人物於

是為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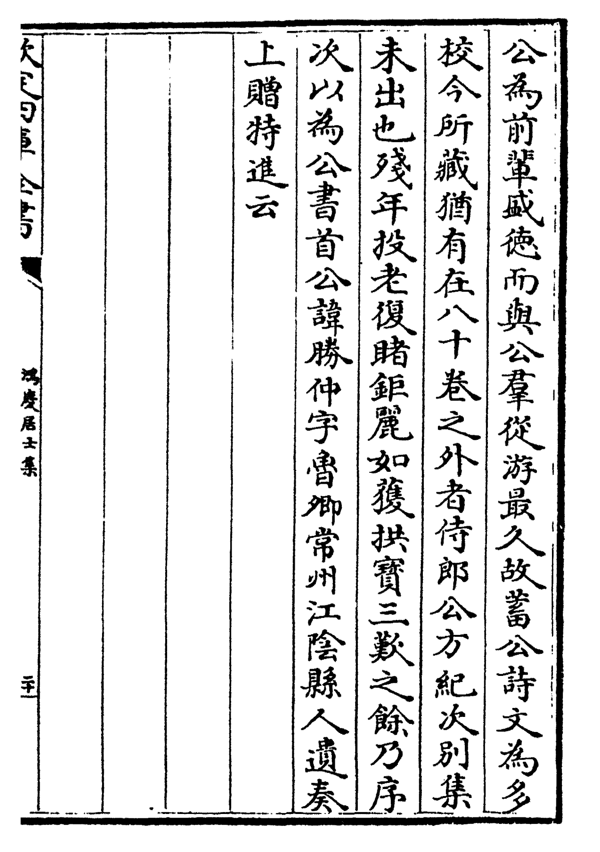
丹陽集序

孔子之徒三千設四科列顔閔以下十人而文學政事雖游夏求由之賢不可得而兼也將相大臣端委一堂折衝萬里以身進退為國輕重其視文章一小伎耳固無羨於空言儒學之士奮身事主以就功名時命大謬則退處一室著書立言張皇大中啓悟後覺雖不見於事業亦足以不朽矣二者不可得而兼亦其勢然歟左

宣奉大夫顯謨閣待制丹陽葛公自髫齔以奇童名里中年十六隨計詣京師連三薦至禮部遂收其科文節林公子中愛其文薦試學官公以詩書禮三經應詔又試宏詞皆中第一於是名聲隱然動京師始去州縣吏內外學官之選校中秘書入尚書為郎當是時天子輯瑞應蒐講彌文報禮上下四方以符瑞來告者不可勝數大臣表賀皆出公手瓌奇英麗獨步一時公卿大夫交口譽歎謂公即日典司制命施之朝廷薦之郊廟以

追湯盤周誥商詩魯頌之作稍遷太常少卿國子祭酒
擢大司成遂躋從法會宰相新用與公有連補郡去國
公聰明疏達典數大州首除一二凶猾之亂治者寘之
法然後簡節疎目以柔道理之而尤詳於折獄躬自臨
聽不以屬吏往往得其情於片言以故所涖多平反無
寃者燕山之後諂州縣率免夫錢而以乏軍興侵官
吏之不如諂者公時守湖度六縣民力所不堪奏蠲其半
湖人至今思之公施於政事又如此既沒有司議行易

名以道德博聞曰文樂安撫民曰康公應三法謚曰文康政事文學可謂兼得之而卒不大用可為天下惜者也公之子吏部侍郎立方裒公遺文八十卷號文康葛公丹陽集自天德地業五材萬物變化隱顯鉅細之要世治亂人賢不肖事之得失是非興壞之理盡載此詩書喜怒窮泰憂悲愉佚陵高眺遠飲酒歌呼雜然有觸於中則大篇長句援筆立成不改定一字非如前世之士以一能一技列於儒林者比也某與公同州里視



公為前輩盛德而與公羣從游最久故蓄公詩文為多校今所藏猶有在八十卷之外者侍郎公方紀次别集未出也殘年投老復睹鉅麗如獲拱寶三歎之餘乃序次以為公書首公諱勝仲字魯卿常州江陰縣人遺奏上贈特進云

鴻慶居士集卷三十